

醫林薈萃

沙孟海題



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编



医林荟萃

——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二辑——

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编

浙江省卫生厅

前 言

《人民日报》为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发表社论《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》一文指出：“提高祖国医学水平，促进医药科学的发展，首先应当重视祖国医药学遗产的继承，既要重视传统医药经典的继承，又要注意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。”“当前，更应当抓紧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，勿使失传。”整理总结名老中医、老药工的学术经验，是当前中医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，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，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
浙江历代名医辈出，学术流派源远流长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，我们将协同各地有关部门对本省近代中医流派和著名老中医、老药工的学术经验进行整理总结，并编辑《医林荟萃》，分期刊出，内部交流，以供临床、教学和科研参考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在编辑过程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金子久学术经验专辑

编写说明

金子久为清末民初我省著名医家，学验俱丰。其踪迹所至，北抵齐燕，南及闽粤，慕名而从学于门下者，先后达一百五十余人，门墙桃李，代有传人，形成别具风格的金氏学术流派，影响很广，深为医林所推崇。

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，总结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，在省卫生厅的直接领导下，我们成立了金子久学术经验整理小组，开展对金氏学术经验的整理总结工作。

金氏生前忙于诊务，无暇著述，但积累了大量医案，除部分已刊行问世外，大多为其门人后学所抄录珍藏。因此，积极收集金氏医案，是我们搞好整理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先决条件。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，在有关方面，特别是金氏家属及其学生后辈的大力支持下，得以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册，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，从而使我们能充分掌握了第一手资料，保证了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在整理工作中，我们坚持“古为今用”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力求客观、准确地反映金氏的学术观点和治疗经验。对收集到的所有原始素材，进行了认真学习，反复领会，并把数以千万计的病案，逐一分析，按类统计，然后加以综合归纳，从中探讨规律，汲取精华。本专辑共分为四个部分：第

一部分,介绍金氏生平事迹、学术渊源;第二部分,对金氏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擅治病种的经验,加以探讨和阐述;第三部分,从金氏的医案中选取具有特色的见解和论述,用其原话编写成医论;第四部分,选择立论精辟、证因脉治较为完整的医案,重点介绍,以窥原貌,并略附按语,以供读者参考。以上四个部分,相互联系,前后印证,冀以体现继承中有发扬,整理中见提高。

本辑由吴徐来、褚谨翔、盛增秀、凌天翼、吕直、钟铍、许有冰等同志参加整编。并承桐乡、德清、海宁县卫生局的大力支持,谨此致谢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,工作不够细致,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,敬请批评指正。

浙江省中医研究所

浙江省嘉兴地区卫生局

一九八〇年八月

目 录

- 金氏生平事略、学术渊源和治学态度…………… (1)
- 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…………… (6)
- 治疗经验选介…………… (18)
- 医论选萃…………… (70)
- 医案选按…………… (91)
- 附金氏后裔门人回忆录…………… (186)

生平事略、学术渊源 和治学态度

金氏生平简介



金子久先生，名有恒，浙江省桐乡县大麻镇（原属德清县，现大麻公社）人。生于清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，卒于民国十年七月九日（公元1870年——1921年）。祖籍杭州，侨居余杭县临平镇，后迁居大麻。父芝石，精儿科，亦治内科，弟有壬（字仲林）均著名于当地。

金氏自南宋以来，世代业医。先生幼承家学，渊源有自，读书颖悟。时芝石公年衰多病，恐祖业之失传，因命先生待诊左右。弱冠时，即小试于乡间，其间父母相继去世，哀痛之余，益自淬砺。先生业与年进，学验俱丰，辨证精确，疗效显著，誉驰遐迩。因于1915年悬壶申江，兼任沪南慈善会施诊，轮值之日，病者数倍寻常，名更大噪。其为人治病，不论贫穷富贵，一视同仁，从不计酬之厚薄。对寡妇孤儿，免收诊金，

反而资助药费，直至治愈为止。有时出诊甫息，忆及邻近危重病人，虽未被邀请，亦去复诊，藉以观察疗效和病情变化，虽风雨深夜不能阻。晚年在大麻家乡，即使于理发、洗足之空隙，亦为拥挤久等之病人，一一诊治。每因诊号过多，中餐延至一、二时，晚餐延至半夜，已属常事，而先生亦不以为苦。尝谓其门弟子曰：“医者之对于病家，天职所在，无可或亏，不拘于地，不限于时，有召必往，有法必施，应诊未完，勿问他故。”可见其对病家负责之精神。此外，对地方公益，尤为热心。曾创设大麻初级小学，概免学费，使清贫孩童，得有求学机会，校中开支，全部独自承担。

金氏虽声誉日著，但不自高身价，惴惴然常若弗及，犹恐学验不足，惠及无多，因此一志专心，更加奋发，尝谓：“医之为道，既不可偏执一端，亦不当轻讥同业，学力心机，相资并用，庶多一经验，而后少一谬误。”足见他诊疗态度之严谨。是以三十余年来，信仰日高，延聘争先，踪迹所至，北抵齐燕，南及闽粤，大江南北，皆有先生足迹。医道医德，人所共仰，故慕名而执贖门下，负籍从学者，先后达一百五十余人。因材施教，循循善诱，除教以《素灵类纂》、《金匱心典》等经典著作外，《临证指南》尤为必读之书，而对温病诸家学说，亦属必修之课，门墙桃李，代有传人，形成别具风格之金氏学术流派。根据最近查访，金氏及门与再传子弟一系医家，遍及江、浙、津、皖、鄂、粤等省市，尤以江、浙两地，嫡传私淑，到处都有。对先生之抄本医案，转辗传抄，杂袭珍藏，影响所及，既广且远。先生逝世后，门人吴兰士挽有一联云：“讲素问、授青囊，所承提

命，历有多年；回首忆鸿恩，最难忘杖履追随，风雨同舟怜小子。浙东西，江南北，待起膏盲，不知凡几；惊心闻噩耗，又岂独门墙饮泣，山丘到处哭先生。”情深意切，颇可反映当时金氏盛名情况和大家对他的深切哀悼。

金氏医学精深，出诊时见有求神拜佛，每相告劝，道出病因，或是病中谵语，或是大热神昏的道理。故有被开导而放弃迷信敬神、从而就医获愈的，为数不少。如一次在海宁县长安某家诊治，病家香烛高烧，正在祀神，先生诊毕曰：

“此病吾能治愈，不必求神求鬼。”竟用旱烟管将神模祭品撩抛一空。此种提倡信医不信巫的可贵事例，至今犹传为佳话。在金氏医案中，确实未曾见到有关迷信鬼神和许讳玄学的叙述，这也是他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。

金氏原来的文学基础并不高，但他好学深思，舟车寒暑，手必一卷，而且记忆力很强，他的文学修养和医学知识，完全靠自己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从自学中得到锻炼和提高。他早年的医案，是仿叶天士的体裁，后来看到著名妇科陈叔衡老医师善用四六俚体，逐相仿用。秦伯未先生曾有：“名振南北，学问深渊，案语多俚体，千言立就，一时无两”之评。姚若琴等也称颂：“先生善属文，深得六朝神髓，故案语多以俚辞为之，有枚乘之速，相如之工。”辞虽过誉，但也足以说明其受到广大群众和同道们的钦佩和尊重。其中尤以近贤裘吉生氏所评论的：“治病如析狱，诊断老练，用药轻灵，所谓合江浙时宜之法也”符合实际，允称至当。

金氏数十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以全部精力，献给了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。惜忙于诊务，无暇著述，

所遗《问松堂医案》，曾刊于1923年上海编刊的《中医杂志》，秦伯未所编《清代名医医案精华》，姚若琴等所辑《宋元明清名医类案续编》，裘吉生所编《三三医书》等均有收入，单行本《金子久医案》亦有发行。深受中医界所欢迎。

综观金氏一生，是一位重视临床实践和有一定造诣的医学家。他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，对后世影响较大，值得我们学习整理，继承发扬。

学术渊源和治学态度

金氏学有渊源，造诣颇深，对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草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以及金元四大家，温病诸家学说，能深入钻研，融汇贯通，并能师古不泥，自出机杼。宗《伤寒论》而不拘泥于伤寒方，师温病学说而不机械于四时温病之分，既不立异以矜奇，亦不苟同而随俗。特别注重临床辨证活用，尝谓“学无常师，择善而事，临症非难，贵在变化。”如读《伤寒论》“伤寒汗出而渴，五苓散主之。”他在该条旁注：“汗出而渴，与白虎汤同，故不能凭此四字而径任五苓，当与脉浮数，小便不利，微热消渴诸条合参。”对《内经》的重要理论，诸如阴阳五行，脏腑经络等学说，尤能运用于临床，在医案中颇多引述和发挥。特别对清代著名的温病学派四大家和喻嘉言等氏著作，更有深刻的研究，功力甚深。处方用药，得力于叶天士《临证指南》和喻嘉言《寓意草》尤多，而且每多仿效，有时师其法

而异其方，切合实用，疗效卓著。如温病案：“气津阴液，皆为戕耗，风阳痰火，日见剧烈……内涸外脱，预宜防微。养正则碍邪，清邪则碍正”，因仿喻氏清燥救肺汤法，原方去阿胶、麻仁，加川贝、竹沥，并易人参为西洋参，“使正气不为清而致虚，邪气不为补而树帜。”金氏不仅长于时方，用药轻灵园活，而且也善用古方，而无门户之见。如乡人范玉林，年逾七旬，鼻衄如注，历经昼夜，面色如纸，犀角地黄等方，几如沃水，临危时延先生诊治，投以大剂量参附而起。镇人陈维元，温热挟食，昏不知人，犀角、羚羊、至宝等药，遍服不效，肢厥脉伏，仅存一息，金氏令取鲜菜菔汁一大碗，启齿灌之，施用大承气汤，得解燥矢而苏。这种博览群书，撷采众长，达到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的治学态度，无疑足颇为进步的。

金氏虽负盛名，但非常谦虚，如对同道的经验，也能取其所长，补己之短，从不骄傲自满。如村人俞有年，患五更泄泻，困顿经久，处方用补火益土之剂不应，后俞至杭州求治于名医莫尚古，服三剂而疾愈。先生知而奇之，索观其方，内有苁蓉、麻仁等润滑之品，系取“通因通用”之义，乃叹曰：“莫先生吾不及也。”嗣后遇此等症，亦仿莫氏法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即使民间单方、验方，亦善于吸收和应用，如用青蒿虫治小儿惊风，鲜蚕豆花或嫩叶生捣，治疗咯血，鼻衄，马齿苋治痢，苧麻根安胎等，均来源于民间。这种虚心好学、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，是非常可贵的。

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

金氏给后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医案，这些医案无一不是他的临床实录，既反映了金氏学术思想，又蕴集了他丰富的治疗经验，为今天我们探讨金氏学术经验提供了重要素材。综观金氏医案，叙理精辟，论症详全，立法谨严，用药妥切，理法方药贯通一体，堪为后学楷模。兹就其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，探讨如下：

重视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临床实践

金氏在医学上的基本观点，首先强调阴阳五行与人体生理、病理的密切关系、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辨证和治疗。在生理上，认为人身离不开阴阳两个方面，指出：“人之一身，不外阴阳，阴阳即气血，气血即水火，水即化气，火即化血”，“夫人之扼要，阴阳气血者也。”同时还秉承《内经》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”之旨，认为人身赖阴阳以生，阴阳的相互维系、平衡协调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，如说：“精神借阴阳以维持，阳气足则神有归宅，阴气足则精有贮藏”；“人之生死，关系于水火，水火全赖相济，庶几阴阳秘”。又说：“血属阴，气属阳，血与气相辅助，阴与阳相交恋”，对阴阳互相关系，阐发得十分透彻。在论述病理

时，强调“阴阳之造偏”是引起疾病，甚至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，所谓“万事之变，不出乎阴阳偏胜四字”。如案中载：“人身一阴阳也，阴阳和神清气定，一有偏胜，自致不测之病”；“血属阴，气属阳，血去阴虚于内，气升阳冒于上。”凡此都是以阴阳学说来探求病源，分析病机。又载：“阴从下泄，气不生血，形色天然不泽，精不御神，寐中蠕然而动，阴阳交离，气血交脱，精神不守，魂魄不安，则奄奄而困厄，岂不岌岌危哉！”这是运用阴阳的观点以推测疾病的发展趋向，判断预后。既然“阴阳之造偏”即阴阳平衡协调遭受破坏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，所以金氏治疗疾病十分强调“和阴阳之造偏”，致力于调整阴阳，使之恢复相对平衡协调状态，达到愈病的目的。如论治法时指出：“新病阴阳相乖，补偏救弊，宜用其偏，久病阴阳渐损，补正扶元，宜用其平。”论用药则说：“阳脱于外，宜阳药中参阴药，从阴以引其阳；阴脱于内，宜阴药中参阳药，从阳以引其阴，使阴阳复返其宅。”又说：“脏阴宜藏，腑阳宜通。”金氏运用阴阳学说指导临床立法用药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对于五行学说，金氏亦应用裕如，常以五行生克乘侮的理论指导辨证求因、审因论治。以咳嗽、虚损、胃脘痛等病证为例，如咳嗽案载：“咳属肺病，嗽属脾病，土为肺母，金为脾子，咳嗽经久，金土失相生之机，肺气司降，肝气司升，肝有相火所寄，肺金最畏火刑，火激于上，清肃安能权降，丹溪所谓‘木扣金鸣’是也。”又载“咳久肺气已伤，金不制木，木邪炽盛，上乘于胃则脘痛；下侮于脾则便泻。”劳损案亦载：“薰蒸之木火，刑于肺为咳呛，无形之肝气，刑于胃为呕逆……木火同仇，金水相生，壮水制火，

俾金水得清化之权，养金柔木，使中宫无戕贼之害。”从病机分析到立法处方，均贯穿着五行学说。观案中所列治法，诸如扶土抑木、培土生金、清金制木，补火生土、金水相生、滋水涵木等，广为采用。举凡这些，充分说明金氏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在临床上的应用，这是他学术思想方面的一大特色。

治病强调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

金氏临证治病，从整体观念出发，根据患者的体质强弱，居处风土燥湿，气候寒温等不同情况，灵活运用方药，做到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。

首先，金氏遵循《内经》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；“必因虚邪之风，与其身形，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和张景岳“盖人者本也，证者标也，证随人见，成败所由，故当以因人为先，因证次之”的论述，很重视机体内在因素，包括年令长幼、饮食嗜好，特别是体质强弱在疾病发生、病情转归及防治上的重要地位。这些内容，在金氏医案中不乏记载。如有关年令方面，案述：“稚质阴虚，最易受暑”；“四龄纯阳之体，不耐烦热”；“童质真阴未充，胆志未坚”；“耄耋之年，营卫应虚”。饮食嗜好方面，指出：“过嗜酒醴，肝胆必有伏火，恣嗜肥浓，脾胃必多湿痰”；“酒湿类聚，最易阻气伤阳”；“烟有辛燥之气，最易耗气伤肺。”平素体质方面，案载：“体质水亏木旺，平素气虚痰阻”；“魁伟之质，阳虚痰多”；“质素清癯，本非松柏贞固之态”，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正因为人的年令、体质、饮食嗜好等各有不同，并影响疾病的发生和转归，所以金氏临

证治病，常根据个体的不同特点，因人而治。如治疗儿科疾患，针对小儿“稚阴稚阳之体”，肌肤柔嫩，脏腑未坚和疾病过程中易寒易热、易虚易实的生理、病理特点，治疗上随时注意照顾正气，慎用大寒大热和汗下峻剂；老年人大多气血已衰，阴阳俱弱，临床以虚证，或虚中夹实之证较多，故金氏立方遣药，亦考虑其体质特点，多用补养之剂，尤重视调整脾肾两脏的功能。如治老年痰饮病，常以扶正固本为主，善用六君、肾气诸方，以温补脾肾。对平素阴虚而感受外邪，注意养阴以祛邪；痰湿之体而罹患疾病，兼顾化痰祛湿等等。

人生活在天地气交之中，自然环境、四时气候的变化，与人身的生理、病理息息相关。金氏指出：“要之人身气机，合乎天地自然，一有偏胜，便有错乱。”在这种学术思想支配下，他在分析病因病机，推测病情转归和制订防治措施等方面，每参合天时地理等因素，因时、因地制宜。这在诊治时病、虚损、咯血等病症上尤为突出。鉴于金氏生活在江南水网地带，地处卑湿，故湿病害人最广，特别在夏秋季节，天之热气与地之湿气相合，湿热为患尤甚。因此金氏治疗时病，结合风土特点，常用燥湿、化湿、利湿之品，诸如二陈、平胃、藿香正气、五苓诸方，广为采用。又如治疗虚损咯血，很重视时令节气对病情的影响，从而采取相应的防治方法。如案载：“秋分司令，燥火行权，治法不可背谬，只与因时制宜，首当清肺之燥，参用潜肝之火。”就是参合时令变化，及早应用清金柔木之剂，以防旧恙复萌。这种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，符合祖国医学的整体观思想，值得继承和发扬。

四诊合参 尤重切脉

金氏诊治疾病，重视四诊的结合，更得力于脉诊，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。他不自恃医道高明，什么病都一目了然，或一摸脉，一望舌便判定病情，而是凭借各种诊察方法，详细搜集临床资料，进行四诊合参。如诊李姓虚损痰饮案，通过望诊，看到患者“形瘦”，“喘急”，“痰如稀涎”，“舌苔薄浅而白”；闻诊察知“咳嗽失音”，“语言声音重浊”，“喉间痰声漉漉”，“痰味带有咸气”；问诊询知时有“衰热”，“肋际掣痛”，“寐难”，“脘宇嘈杂、胃纳遂使锐减”，“口燥不喜渴饮”，且“汗出甚多”，“茎缩溲沥”；切诊得知“肢厥”，“左右脉象均见弦滑，浮取有力，重按无神”。综合分析四诊资料，辨证为“内饮外饮同时并发，表邪里邪俱形混淆”；“痰饮牢不可破，虚损尤宜防护。”从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，认为“调治未可注重一方”，“当从半虚半实着想，庶无时轻时重之弊。”于此不难看出，金氏十分注重四诊合参，吻合《内经》“善诊者，察色按脉，先别阴阳，审清浊而知部分。视喘息，听音声，而知所苦。观权衡规矩，而知病所主。按尺寸，观浮沉滑涩，而知病所生。以治无过，以诊则不失矣”之旨。金氏对脉象，每有详细的记述，究其特点，一是重视审辨三部九候及其脏腑主病。《素问》云“人有三部，部有三候，以决死生，以处百病，以调虚实，而除邪疾。”自《内经》对寸口脉诊有左右寸关尺三部和浮中沉共九候的分辨，其后历代脉学家十分重视寸口脉三部与脏腑的关系，金氏亦不例外。